

## 家洞

★

林原衡掙扎地趴在地上，他覺得有些冷。屋子是黑的，敞開的門外的樓梯間也是黑的，他無法看見兒子是如何鑽進那團黑色裡的，於是側耳傾聽：兒子抓著扶手繞過幾個迴旋，下去一樓，嘗試拉門但不動，在一陣胡亂激烈的試探後終於找到大門的按鈕，用力拉開門，碰撞聲紛紛響起如雷聲滾動，門沒鎖上，他就這樣頭也不回地逃了出去。

林原衡的意識此刻才如多重殘影般，一層一層地從一樓退回到四樓的屋裡，漸漸疊合，最後共同構成了眼前的這個景象：一個沒有闔上門的家

冷風穿門刷過林原衡的身軀，他開始想像完整家庭的樣貌，卻與真實情況大相逕庭，怎麼會這樣？他所努力維持的家，竟被掏空而搖搖欲墜，那破了的大洞黝黑，仍在下沉。

12月31日夜晚，新時代即將垂直現身於城市邊陲的幾小時前，一個父親與一個兒子在地上掐住彼此的脖子，他們心裡想著的只有一件事：

殺死對方。

父親：

★

林原衡對兒子的敵意是從那天開始的。

幼稚園時的兒子使他產生一種陌生感。帶有目的的哭鬧，賴在地上勒索玩具的狡猾，還有避重就輕的說謊，那些妻子視為理所當然，甚至帶點可愛的幼年任性行徑，在他眼裡只覺得厭惡與恐怖，沒有一絲相處的溫馨喜悅，而是一種提心吊膽的緊張。有一次，兒子生病，要他母親買冰淇淋給他，那時林原衡剛回家，便看見兒子沒有一絲倦意、精神抖擻地在床上蹦跳，接著熟練地躺回被子裡，模擬裝病的樣貌，然後張望一陣，復又爬出被子，這般反覆了幾輪。當林原衡進房間時，兒子一副枯萎的神情，無辜的面龐彷彿一棵孱弱的枯樹。

深不可測，林原衡這般想到，像個陌生人。一場悲劇往往始於這樣的積累：兒子的一些任性，一些心機，一些冷酷，無規則地散落，在生活的縫隙裡生長，以一種幾何的速度佔據腳跟的空間，直到失控的謀殺在這樣的早晨發生。

那一天，妻子死了。

是在一條馬路上。林原衡妻子正為兒子肚子痛的哭鬧而憂心，帶兒子前往診所路上，一輛闖紅燈的車子駛來，她在一瞬間將兒子推開。那個場景裡的兒子跌坐在人行道外側，林原衡妻子扭轉的軀體被彈到三米外，翻滾時產生了無數悶聲裂開的骨頭碎片，最後靜止不動，底下暈開的血，有一種塑膠質感的鮮豔。

後來林原衡問兒子是不是真的肚子痛，兒子似乎仍處在迷惑的階段，並未理解發生了什麼，只是給出模稜兩可的答案：「有一點，但好像也沒有那麼痛」。回答的當下他們被隔離在醫院潔白的門外，妻子的一切剛剛停下脈動，單調的電子音證實了，躺在手術台上的，確實只剩下一堆肉塊。

死亡真相的一部分，便隨著幼童模糊而善變的記憶損毀，永遠地定格於 2010 年 7 月 17 日早上 11 點 59 分的醫院現場。

生存的實感被留在了另一側，他的一部分也被迫滯留於記憶裡。

幾個月後的某天，林原衡向升上小一的兒子說道：「媽媽是為你而死的，所以你要好好讀書，不要再那麼任性了，別讓她失望，好嗎？」

兒子不發一語，盯著林原衡背後的牆，像在觀察蟲類，儘管後面一無所有。林原衡又問一次，他很肯定這次仍是溫柔的告知，但兒子依舊不語，目光游移到林原衡臉上，彷彿他的五官經歷過排列組合，兒子露出一副困惑的神情。

為什麼會露出這種表情？林原衡想起妻子車禍被送進醫院時，兒子那不帶任何感情的表情，沒有往常的哭鬧，沒有應有的恐懼，像一口倒映有限天空的深井，幾乎看不清他完整的心。

他知道自己母親死了嗎？還是，那份對母親的情感他從沒有過，那只是一把工具作用的梯子？

一種灼熱在林原衡腦袋裡低低地燒，像探出的燭火，使情感慢慢現形。它先是有著低沉婉轉的憤怒形狀，而後紋路緩緩立體，他才發覺那是一種不可告人的興奮，一種抓住真相的陰暗激動。

儘管只有一瞬，但他確實感到了自己敵意的外洩，他憤怒於兒子那事不關己的邪惡，彷彿只要維持著天真不用長大的姿態，遠離現場，遺忘現場，就擁有了被原諒的通行證。

後來林原衡對兒子的逼問總共反覆了五次，直到得到那極小聲的回答才放他走。

隔日早晨步入兒子房間時，他看見書桌上擺著一本從未見過的日記本，旁邊散落的橡皮擦屑骯髒而密集，像一群彈孔，有種無人倖存的境況，日記上面畫的是，一顆色調強烈、無比深沉、望不見底的黑洞。

\*

他對新世代懷著一種難以解釋的憤怒與嫉妒。

兒子就讀的小學處於龍蛇混雜的地區，高速的交通發展帶來了工廠邊陲一帶新的移居人口，也活絡了當地河岸的少年勢力。一些流氓或逃學的年輕人常在這一帶出沒，偶爾那些銳利的鷹眼會伸向小學或國中，專門吸收富有潛力的種子，或者收

取莫須有的保護費利息。他們常一口檳榔汁染紅牙齒，嘴裡吐出一股帶有血的溫熱的盛氣，那顏色也曾染紅過他。

但那是過去的事了，他早已退出。

他總會親自去接兒子，正如同周圍家長所做的那般，跟隨那股流向令他感到安心。

每當看見自己身處於家庭的族群裡，見識自己擁有與他們相同的溝通語言、相同的行為姿勢、相同的社會階層，便讓他感到安全，形式所帶來的團結。

但那種和諧卻被碎玻璃的雜音給破壞。他對舊秩序的破壞感到失落，對新秩序的建構感到嫉妒。他不時看到孩子們手裡拿著不菲的新手機，身上穿著高檔衣物，講一些有挑釁意味的流行語，用悖離正統的詞去偷懶地概括一切。

他常為這一輩的父母感到不平，他埋怨孩子昂貴衣物底下的虛榮心，埋怨孩子坐在沙發上享受上一代人跪著搭建起的層樓，埋怨孩子恬不知恥地向父母勒索上一代人在夢裡也從未摸過的黃金。要怨忿的太多，他可以感到它的成形，越來越具有正當性。

一天國小放學，兒子向林原衡要求買一支智慧型手機，林原衡以為那是生活需求以外之事物，況且又是一種有害的虛榮心，便拒絕了。這本該是正常的拒絕流程，下一步便是低頭，然後以滯後的步伐跟在後方回家，在幾天的低情緒裡漸漸恢復。但這次兒子卻顯得反常，他先沉默，但又接連問了幾遍，每次都是相同的音調與聲量，過於工整而器械，像是一種循環的指令，達成目標以前絕不停止。他也不情緒化，就是冷冷地說話，為一種強烈不能退讓的目的。

但林原衡沒有讓步，他拒絕。

兒子的哭泣是在一瞬間發作的，一把沒有聲音的冷槍，在校門口引起騷動。為了不被周圍的家長看到，林原衡慌亂地摀住兒子的口鼻，像口罩一樣，制止病毒要從源頭。林原衡的手越來越用力，底下的聲音越來越細微，兒子眼神的驚恐也絲毫不動搖他，他甚至有種念頭，寧願讓呼吸停下，也不願讓哭聲洩露。畢竟放學的儀式是不該被破壞的，羞恥的事是不該被發現的。

那天以後，兒子再也不到客廳桌上吃飯，像要與他劃清界線。

為了抵抗兒子的惰性與惡意，他需要做出反擊。林原衡開始理解某種惡的必要，也開始發現他其實並不喜歡看見兒子純粹的喜悅。

他們房間的牆有一個孔洞。

那孔洞被林原衡巧妙地遮起，用一層薄黑紙在兒子的房間那側黏住，平日使用木板從自己一側擋住孔洞，避免光的漏出使兒子懷疑。他挑選兒子寫作業讀書的時候偷窺，聽見動靜便中斷行為，因為這是一個不善於隔離聲音的牆壁，所以彼此的隱私常會互相洩漏，這似乎為他監視兒子的行為提供了正當理由。

他很自律地維持這種偷窺的習慣，他關心兒子的事實行為，背後的心理動機卻無法引起他的興趣。他看過兒子仿造聯絡簿簽名，看過兒子國小畢業那天的悲傷模樣，看過兒子國中寫作業的嚴峻神情，看過兒子高一時備考到凌晨的認真專注。

他曾偷看到高一的兒子玩著新手機傻笑的場面。

新智慧型手機是為了與兒子方便聯絡才買的。每當看見兒子高興微笑的樣子，妻子黯淡的臉便出現在他腦海，接著是妻子扭曲的身體，而後是妻子霜冷的棺槨。這不禁使他想到一種富有厚度的連結，一條曲線裡所埋葬的沉重歷史，這正是對兒子的微笑的一種對應。兒子的微笑背後，究竟遺忘了多少死亡的重量？兒子難道不知道，他母親是為什麼而死的嗎？

他更願意兒子過著沒有笑容的生活，一種清貧磨練出的意志，一種不忘根本的謙遜，一種善於忍耐的苛刻待己。他不想看見兒子那愚蠢的開心，他想看到兒子為實現生活需求而努力的艱苦神情。對那傲慢的打擊，一種低溫燃燒的復仇。

一天早上，林原衡告訴兒子要送他去補習班，因為受不了他的懶惰。那天傍晚，他從那個孔洞裡看到兒子拿著美工刀在手臂上劃出幾道痕跡，像是一種例行公務。兒子仔細地割出深度，液體流出，他熟稔地擦拭壓住，像抄寫繁雜數字後，補上最後一個小數點。林原衡完整地觀看完自殘的過程，卻沒有要阻止的念頭，抑或心痛的感覺，而是一種閱讀報紙新聞時產生的遙遠的陌生感，甚至有種欣慰，兒子不再隨意擁有喜悅，那種會傷到他的喜悅。

隔天早晨，林原衡讓兒子放學後和他一起去補習班試聽，他握住兒子的手，撫摸著柵欄般的浮凸傷口，臉上沒有任何表情的變化，那傷疤的凸出令他想到槍身的紋路。他輕輕將兒子推出門外，告訴他：「下午五點在校門口等你。不要心存僥倖，不要落後別人。」

★

那人直接來到四樓公寓的家門前，在那站了半小時，一步都沒移過，敲了十次門，用微微眯起的右眼逼近貓眼。他大聲喊著林原衡的名字，說：「阿衡，我阿和啊！你忘了嗎？你國中最好的朋友。我知道你在家，先開一下門，別那麼緊張，聊聊天我就走。」

那是一段林原衡渴望抹去的經歷。國中時的林原衡對世界懷著一種不切實際的想像，把攀關係視為通行社會的貨幣，嚮往暴力而張揚的人，因為不成熟的情緒幹了許多沒有意義的事。那時的他以為世界真有機會圍繞著自己轉，只要憑藉著那股無視他人的惡意。但一切都過去了，他收斂起銳利的慾望，學習溫和的處事方式，卻沒想到那個過去如今竟找上門來。

阿和便是當時與他同樣對世界懷有惡意的朋友。

阿和戴著口罩坐在餐桌前，他頭頂俐落的金色平原長著剛硬的麥桿，有一種熟練不拖泥帶水的氣質，他眼神總有笑意，下彎的角勾著一把閃爍的銀刀。阿和告訴他最近疫情嚴重，最好不要亂走動，小心被感染。

林原衡猜不到阿和的來意。他們在桌上聊起對最近世代的不滿。阿和說，他最討厭的就是那群屁孩天真的表情，比較父母給的生活費，或成天抱怨小事，每次看見他們天生的優勢，就會感到一股難以壓抑的憤怒，忍不住想教訓他們。

阿和將臉靠近林原衡說：你也是一樣的對吧。

阿和說林原衡變化很大，明明以前曾和他一起到處惹事，經常一起恫嚇那些小毛頭，怎麼現在裝得一副自己是社會中循規蹈矩的好公民？

阿和說：「我知道你本性，你是那種怨念極深、非常在意面子的人，受了傷必定會復仇。還記得那次嗎？在河邊，你逼低年級的脫光衣服趴在泥濘地上蠕動，模仿一隻蚯蚓，還用腳踩他的頭到泥裡，教訓他出言不遜。那時我便知你我是一類的，對一切感到不滿，所以喜歡欺負別人。」

林原衡沉默，一種噁心的感覺浮了上來。

阿和這次過來是為了尋槍，幾天前在這附近遺失的，而那把槍，曾握在林原衡手上，後來被轉移到阿和手上，就這樣跟著他二十多年了。阿和說，他把槍保養得很好，也藏得很好，幾次大案件都有立功，彷彿某種庇佑。

林原衡說：「我沒撿到槍，找其他人吧，別再來了。」

阿和說：「我當然不會懷疑你，畢竟你我都是大人了，做事考慮得較多，但你家小孩子就不一定了，年輕人嘛，比較浮躁，不太會控制自己。總之有消息記得跟我說。記住，直接交給我，什麼事都沒有。以後我也不會再出現在你面前。」

阿和離開，一道風穿進家中，彷彿子彈穿透人體的聲音。

林原衡接到兒子的訊息，補習班有人確診，兒子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，接下來十四天，兩人要被關在家中隔離。

★

隔離開始後，那些本得以射向寬闊藍天的目光，被迫在一個個立方體裡反射、干涉，於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猜疑逐漸升溫。

林原衡的焦急是最先顯現出來的。此刻接近兒子學測，隔離在家難保兒子不會受安逸的誘惑而頹廢，他彷彿能看見對面房間裡不同時空的兒子，第一個兒子伏在被子裡玩起手機，第二個兒子來到桌前，為不理想的成績單皺起深深的額紋，第三個兒子起身，在房裡來回踱步，為落榜的簡訊焦躁，然後無數個兒子再次回到床上，保持著相同姿勢，重重疊疊地呼吸起伏。

他試圖避免身邊的一切走到不熟悉危險的路徑，於是他開始限制兒子的時間，為兒子的每一天做了全面的規劃，定時檢查讀書的進度，並限制上廁所的次數與時

間，透過那孔洞，他得以即時觀察兒子的不對勁，並在隔天送餐點時將便條紙一併附上：除了時間表的安排外，還有對兒子狀況貼心的指正，並會在最後加上話語試圖激勵兒子。

儘管礙於隔離，他已經許久沒正面看到兒子的臉了，但他卻感覺兒子的臉無時無刻不存在於他的生活中，像每一扇窗戶的反光。

那次兒子將他叫到門前，他隔著房門聽見兒子說想之後一個人出去住，不想再留在家裡了。

林原衡說：「以後你就考北部的好大學，待在家裡通勤不好嗎？這樣也更省錢。」

兒子說：「不，我要自己出去住。」

林原衡拒絕，他告訴兒子如果以後不住在家通勤，他是不會給錢的，而且一定要考上好大學，沒考上的話就再重考一次，這點錢他是願意給的。

一聲巨大的撞擊聲隨門一同震動，林原衡不知道發生了什麼，只是聽到各種聲音如同沸水滾燙爆破，一種反覆膨脹、斷裂的過程，彷彿薄薄的門後有什麼東西在瘋狂生長，分解破壞而後重構。他用力敲門質問，但沒有回應。寂靜過了很久才遲遲到來。

後來的一切他不甚清晰，似乎所有事都在一瞬間發生，又都作用於他那昏沉的腦袋。當他在睡夢中被聲音驚醒時，望向左側，看見的是被打破一個巨洞的牆，兒子手拿著椅子，一個無聲爆裂的目光穿過洞向他而來。

兒子

★

林博懷是在那時候才開始意識到，死亡的威脅離自己不遠。

「媽媽是為你而死的。」

母親死後，父親在一個陰沉的早晨這麼說道。父親後來用幾句委婉的話試圖淡化這句的聲調，但林博懷聽得出他把重音放在了這句，一種加重的恨意。父親格外重視他的回覆，一旦偏離預想，便會露出赤裸的厭惡，並非是鼻頭微酸的迴避，而是近乎憤怒的敵意。

為什麼會露出這種表情？

當父親對他發起質問時，他也對父親發出疑問。他一次次地跟隨父親的眼睛，試圖從那富有變化的形狀裡解讀出什麼，擠成縫線的不屑、圓形的憤怒、皺眉摺疊的恨意，終於在第五次關於媽媽死亡的質問裡，他看到了這些字句發展出的意義脈絡，慢慢地散開生長，在他心中形成一片枯枝的景象。

父親拿著一把槍抵著他的頭，而他身處荒涼，沒有依靠。

他就是在那時產生「要活下去」的念頭。

幾乎是一瞬間，父親那寬敞的肩、高聳的身軀，變成一種威脅，他對這個家產生了一種強烈的疏離感，彷彿自己不再屬於此地，自己不再是父親的孩子，家中的一切與站在他面前的瘦長的男人變得陌生，他為自己突然闖入這個一無所有的家感到驚訝，感到不安。

回到房間後，他總感覺房間裡有一種凝滯的目光，是從外面客廳跑進來的嗎？還是原本就有的？他環視四壁，撫摸書桌、床單、牆壁，都能感覺到那種黏稠的目光，彷彿在逐漸填滿這個房間，要將他窒息，要將他置於死地。

一種從父親眼裡看見的威脅。

他小心翼翼地打開門，抬頭的時候看到有東西擋住了門縫鑽進的光，那是一雙冷血的視線，他們接觸後幾秒，父親裝作沒事般蹣跚走去客廳。光，又進來了，但這束光如今無法再帶給他安心。

他不僅要獨自活下去，還要在與父親的威脅下倖存。為了這留下的義務，家庭的形式，他還不能離開（他也沒有離開的能力）。

晚上，他在日記本上畫了一顆黑洞，他曾聽說黑洞可以吸走一切，於是他將那小小的幻想寄存於圖畫上。他擦了又畫，橡皮擦屑越積越多，洞口越來越黑，彷彿餵給它更多的努力，他的想像就越容易實現：讓父親被吸進黑洞裡，讓自己活下去。

隔天起床時，他看見日記本上的圖畫消失，一頁被撕掉的殘紙無力地顫抖著。

★

那不只是冷漠，而是一種期待苦難的表情。

父親似乎總對他投射不懷好意的目光，安靜地站在一旁，不加以干涉，被動地等待災禍降臨在他身上。

在很多日常場景中，父親會讓他去做些家事，卻又故意不告訴他詳細步驟，無所作為地靜靜觀看，宛如一個等待好戲的觀眾，待他犯錯之後，才突然現身於臺面，嘆氣地說：「怎麼連這種事都不會？」偶爾，他以自己的意志完成某件事，儘管一切正常無誤，卻也總能被父親挑出毛病。無論何事，父親總堅持著這種規律，先反駁，而後怪罪，再窄小的縫隙也能被那蹙眉的針挑出一顆沙粒。

有時，他會懷疑他的記憶。

國二家長日，父親曾當著他的面向導師數落他的種種缺陷，寫作業分心、脾氣暴躁、講其他同學壞話……那些行為讓他陌生，一個個詞貼到他身上，像一團塑膠袋，他覺得他成了一個被塑膠袋包裹的人。父親在最後加上一句「他真是無可救藥」，語氣的下墜，似乎總結了他的所有形象，品行不端、虛偽、懶惰，像飄在河上的垃圾塑膠袋。

這一系列的惡行，他卻毫無印象。

回家後，他質問父親。父親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你真的沒有那些問題嗎？還是有但你沒察覺到？」

他說：「我沒有。」

父親說：「不要說謊。我一直觀察著你，你哪次不是這樣？每次都說自己沒有，結果之後卻一直犯。給我好好反省。」

他開始發現自己的記憶與現實產生錯位，有時，物品的擺放位置與記憶並不疊合，他所做過的事也與旁人所認為的有所差異。後來的他以最少的觸點連接父親，以最少的信息實現交流，以滿身戾氣的方式去順從父親，不接觸、不掙扎地順服父親，因此他並不全然相信父親的說詞，他會揀選，會倒著理解，但這並不能解釋事實為何發生了扭曲。

難道是自己產生了妄想？

父親每次的質疑，便迫使他對自己的記憶進行一次深刻的檢查，他不得不學會修改自己的記憶，在那記憶上方用紅筆修正。有時，父親是錯的，但他分辨不出；有時，父親是對的，但為了貫徹那股戾氣，他選擇美化錯誤。他以一種對待敵人的態度對待自己的記憶，猶疑地執行他的判斷，始終維持著猜疑的緊張感。全面的否定，使他變得更為孤僻，失去對人的信任，在學校總是獨來獨往，寧願思考也不願與人打招呼，把主觀的複雜世界覆蓋在客觀世界上，看什麼都像隔著一層布，許多不存在的紋路雜質也跑進視野裡。

唯一不曾懷疑的便是那股竭力生長的憤怒。

他不時會聽到周圍人那同情的說法，彷彿他很需要父親更多的陪伴以彌補那早逝的母愛。但他痛恨那自以為是的憐憫，他們總以為他渴望完整的家庭，總把他與其他「正常」家庭相比較，彷彿缺少父母，孩子便是不幸。只因他們身處多數，便擁有了定義少數的權力。

他曾思考過好家庭的定義，對他來說，沒有父母，無須接受勒索，無須忍受否定，沒有衝突，以自己的力量建立家宅，反而更為完整——這便是他在疲倦時浮現出的夢：不再寄人籬下，擺脫未成年身分的悲哀，給予他獨立在社會中生存的機會。

偶爾，他會拿出美工刀割手，作為壓力的紓解方式。刀刃極其自然地切進去，彷彿吞嚥一樣，每劃一痕，身體便似乎成熟了一些。流動的血，彷彿一種關於憤怒的證明，也彷彿是某個想像裡正在打造的家宅。

他又劃了一痕，日子開始倒數，那漂浮在想像中的大廈又多了些骨肉，他用他那敏銳的聽覺感受血液流動，彷彿聽見大廈內在的生命在鼓動。

★

那把槍握在手中時，林博懷感覺他擁有了一切。

上高中後，父親對他的控制與勒索變本加厲，不僅限制他的課後時間，還時不時以生活費為要挾勸誡他要考出好成績。父親對他生活的一切是如此冷漠，有著不作為與扭曲的惡意，卻唯獨在他的成就發展上投注如此龐大的心力。每當成績出來，父親會深深注視著他的眼，滿懷遺憾地說：「你要對自己狠心一點，才能爬得更高。不要辜負媽媽的期待。」話語深沉得彷彿有淚水要滲出。

那時正接近學測的高三時期，疫情的襲來改變了他的感受方式。感染人數與死亡人數的每日增加，使他意識到世界的顛覆有可能在瞬間發生，他開始相信某種巨大的事件即將來臨。十二月，班上的同學開始討論近期流傳的世界末日預言，據說今年 12 月 31 日世界邁入下個時代之時，末日即將降臨。大部分人一笑置之，但林博懷卻有意無意地受其吸引。隨著疫情對生活的嚴重介入，某種異樣的矛盾情感圍繞著他，他畏懼疫情帶來的死亡氣息，卻為舊世界即將終結感到興奮，對這個充滿眼睛凝視的停滯世界的破滅產生憤怒釋放的快意。

他就是在那時發現槍的。

它安靜地躺在巷弄的水溝口，黑色的槍身有著強大力量的誘惑。他拾起後來到寬闊的河岸邊，在那眩目無邊的銀色芒草間，他緊握著槍，產生奇異的感受，那一刻他覺得他可以對抗家中那漸漸壓縮的空間，他得以推翻父親，他得以越過全世界黑暗與凝滯的事實。

他成為了他自己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完整。

在死亡逐漸擴散的時代，在這個不安的時代，每當他想起那把槍，便增加了一些揣懷憤怒的勇氣。

12 月 21 日，一聲簡訊響起，廁所頭頂的燈閃了一下。他幾乎是瞬間從字句中望見了恐懼，他感受到訊息的重量如此龐大。他蹲了下來，被它的意義壓得更加扁平，壓得他像一張紙，沒有任何彎曲，使他逐漸失去立體的思維與站著不動的勇氣。

他要與父親被隔離在家中 14 天。

★

他隔著一扇房門與父親對話，父親那沒有面孔的聲音顯得巨大，一種不容拒絕的威嚴。

父親說：「你要是要搬出去住，我一毛錢都不給你。還有，你最好要考上北部的好大學，沒考上就給我去蹲一年重考。」

父親似乎認為，他為林博懷所承擔的那些生活費，是一種擔保未來的預付金，沒考到期望的成績，便是一種罪過。罪行還包含了那些擁有資源卻未能成功的種種案例。父親會以一種嫉妒的語氣說道：「我小時候甚至都沒有補習，不像你們現在擁有這般資源。這都沒考好就說明不夠認真，要給我好好反省。」

為何父親明明知曉兩人憎惡彼此，卻還有著將仇人留在身邊的執念？

因為父親熱衷於對他的控制，觀察兒子的苦痛使父親擁有活著的意義，他想到。

林博懷起身，不小心揮手甩掉鉛筆盒，細小的碎裂聲，彷彿一句髒話，父親聽見後，使用力踢開門，狠狠盯著他，厲聲質問他剛剛是什麼意思。

父親說：「要不是你成為了密切接觸者，我也不會在這照顧你。你以為我想請假嗎？你以為我願意嗎？你還搞這種態度，真的非常自私。」

他說：「我不是故意的。」

父親說：「別找藉口！你總是這樣。我為你付出這麼多，你真的很自私。」

父親離開後，他意識到他的身體在發熱，他感覺到心底的世界在急速崩塌，一種過於壓抑的暴力緊貼著皮膚，撐漲著，彷彿隨時要爆發。

於是他拿美工刀自殘，揍自己的臉，倒出所有文具，一樣樣戳向牆壁，但即使是這樣的暴力，也得避免發出聲音，為了不惹來下一次的責罵。他這麼做只是為了證明自己還活著，小心地保持憤怒，不想引發衝突也不想忘記憤怒。

是不是每個從父母身邊長大的孩子，都是從每日的廝殺中倖存下來的？那他究竟還要忍受多久，才能不再受威脅？

當他用鉛筆戳牆壁時，意外發現黑色壁紙有一個洞，鉛筆無聲陷了進去。拿燈一照，發現這個洞非常光滑規矩，直通父親房間，被一個木板畫作遮住。原來那是一個人工造出的洞，他不禁笑了，腿開始發抖。父親也許透過那個洞偷窺他好多年了，他最後保有安全感的場所也被父親剝奪。

盯著孔洞，他彷彿從黑暗中看到父親的臉，那些無視、埋怨、嘲諷、恨意，在一張張陰暗裡皺眉微笑的臉面前，他那多年由恥辱所構成的無人知曉的自尊，竟是如此狼狽地暴露在他面前。他所重視而榮耀的苦痛，從不屬於他人，也不容他人所憐憫或貶低的痕跡，卻被父親輕易地給玷污了。

如果繼續這樣下去，還有什麼東西會被父親給粉碎？他會永遠被父親阻撓，他會不斷喪失信仰，他將無法倖存下來，如同那凝視著他的孔洞的寓意：永無獨立的一天。

除非殺掉父親。

這個念頭主宰了一切，為他掘出一線生機。他拿起椅子用力往牆上砸，在單薄的木板鑿出一個大洞，此刻是由他透過洞盯著父親。他跨進父親的房間，對視一雙錯愕的眼神，朝那眼神下方握住，握住父親的喉嚨，像握住一把槍，握得越緊，就越不會發抖，射得就越准。父親也抓住他的喉嚨反擊，使他腦袋一陣暈眩，兩人扭打在地，不分上下，像兩條纏繞在一塊打結的粗繩，最後在月光下兒子艱難地壓過父親。

還不夠，要更徹底。

那把槍。他打開門，無視防疫隔離的規定，竄進黑暗裡，然後一路奔跑至藏槍的地方：銀色芒草搖擺的河岸。

他挖出槍，看著地平線一端，伴隨著背景天空的盛大煙火，父親緩緩立起，遲遲地移動著，像一道飄浮的黑煙。

他緊握住槍，感覺此地正是世界的盡頭，此刻正是舊時代的終結。他的憤怒不再熄滅，端正地燃燒著。他相信，新時代即將降臨。他會很有耐心的。

靠近一點，再靠近一點……

直到父親的形狀分明，手腳得以被辨認。他看見父親的臉像顆黑洞，缺少五官，黑色靜靜地流動著。

與那天早晨的臉相似。發現那一張黑洞的圖畫被撕掉後，他走入客廳，父親發現他後問了一句：「以後你還是要住在這裡嗎？」他立著不動。他看見父親的臉藏在陰影裡說：「也是，選不出來，不過你搖頭的話我說不定會有別的打算。那我會讓一切都變得公平，讓你不欠我。回去睡吧！還早。」父親的聲音很輕，他聽話回到床上，再次陷入睡眠，朦朧裡想著剛剛的決定似乎太過輕盈，如果是……

他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想起這件事，只是好奇那時候接續下去做的夢是什麼。

扣下扳機，槍響。

他感覺到新時代從指尖迅速遊走遍全身，像一道閃電，萬物都生出鬚狀的觸手，他什麼都看不清，只有觸手在向上生長。

他想起那個夢是什麼了。一個關於另一種選擇的夢，此刻緩緩沒過他的意識。

他感覺新時代覆蓋了一切。